

长篇社会小说

银行档案

马笑泉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长篇社会小说

银行档案

马笑泉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行档案/马笑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006-8097-0

I. 银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5208号

责任编辑: 熊耀冬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64010813

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9印张 2插页 300千字

2008年5月北京第1版 2008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册 定价: 3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目 录

编号:001	姓名:龙向阳	001
编号:002	姓名:王庆生	011
编号:003	姓名:黄建国	021
编号:004	姓名:胡 伟	026
编号:005	姓名:尹桂花	034
编号:006	姓名:李建华	044
编号:007	姓名:潘 俊	049
编号:008	姓名:孙建设	059
编号:009	姓名:张凤华	068
编号:010	姓名:赵人瑞	079
编号:011	姓名:江 平	089
编号:012	姓名:晁荣宝	101
编号:013	姓名:陈 丽	112
编号:014	姓名:郑 亮	119
编号:015	姓名:谢解放	128
编号:016	姓名:程 玲	134
编号:017	姓名:屈红旗	139
编号:018	姓名:唐光华	150

编号:019 姓名:宋小红 158

编号:020 姓名:李锦成 175

编号:021 姓名:赵小科 186

编号:022 姓名:钱 威 203

编号:023 姓名:陈卫东 214

编号:024 姓名:向大志 224

编号:025 姓名:罗 剑 234

编号:026 姓名:谢 明 248

编号:027 姓名:段 菲 259

编号:028 姓名:吴 华 269

编号:029 姓名:李竹天 279

编号:001

姓名:龙向阳

龙向阳眉骨耸起,颧骨也高,三角眼神采足得很。在部队里当营指导员的时候,磨炼出一副好口才。在队伍面前一站,不用打草稿,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,而且不跑题。他并不爱读书,只不过能把规定要学的马恩列毛活学活用,加以发挥罢了。在他看来,世界上非读不可的书就那么几本,其他的,都没卵用。看到连队战士有读文艺书的,他就感到很恼火,在会上叉着腰,目光射人地讲,有些同志,正书不读,净读些酸文人写的歪书,小资产阶级情调,有个什么用喽?未必那样的书会帮你入党?会让你提干?文学爱好者顿时心虚虚的,觉得那样的书确实不应该读。思前想后,还是主动站出来作了检讨,深挖思想上的根源,并且以后随身总是带本《毛泽东选集》,这才让龙向阳转怒为喜,半年后把他发展为预备党员,让这名战士深切地认识到,该读的书一定要读,不该读的书,碰都不要去碰。

龙向阳训导战士有方,本该再往上提。他家三代务农,根正苗红,正是让党让人民放心的培养对象。但党和人民都不能直接提拔他,决定龙向阳升级问题的是坐在他头顶上的那几个人。师政委是个白面书生,对苏俄文学甚为倾心,听人传来龙向阳那一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议论,嘴上不好说什么,心下自是不喜。再加上龙向阳农民习气重,经常不刷牙,张嘴就是一股臭气;喜欢端起个碗蹲在地上吃饭;当众放很响的屁而若无其事。这些,都很不对师政委的知识分子胃口。不过他修养好,不动声色,只是听其言,观其行而已。等到决定龙向阳升级的关键时刻,师政委就开口讲话了,龙向阳这个同志,我看知识文化水平还是差了点,不然也不会讨自己表妹当老

婆。管一个营，还可以，当团政委，显然不是很合适。师长本来对龙向阳的看法不错，但考虑到等一下就要讨论他堂弟的提拔问题，不想得罪师政委，也就没表示反对。

龙向阳做梦都没想到，讨表妹做老婆，居然影响了他的前程，真是悔不当初。当初怕找不上老婆，在去当兵的前一个星期，快刀斩乱麻，把表妹从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这本是他的得意之作，现在却成了败笔。看来坏事不仅能变好事，好事也能变坏事。毛主席讲了前一句，后一句却藏在前一句之中。自己对《毛选》领悟还是不够深啊。师政委可是军区的红人，背景很深，斗不过的。自己也是三十有几的人了，再等下去，不但机会渺茫，而且到时人也快老了，两头空。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那就只有到地方上去开辟新的广阔天地。想通了，龙向阳就把烟头往地上一甩，打报告坚决要求复员。

回到地方上，龙向阳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战友徐武芳。徐武芳是县团级干部，飞龙县人大主任。当兵的，大都有战友情结，就算在部队里有矛盾，以后再见面，还是亲切得很。何况徐武芳跟龙向阳一直处得不错，所以是真心实意想帮他谋个好位子。只是政府这边，肥缺都被别人占了。虚职倒是有几个，但那样的空壳子，外面光鲜，中看不中吃，龙向阳瞧不上的。在脑袋里把县里这些科级单位梳理了一遍，徐武芳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去处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龙向阳开玩笑说，你干脆开个人民代表大会，发动群众来替你想。听到人民两个字，徐武芳就一拍脑袋，对了，有个人民银行，正在组建，你愿不愿意去当行长？

人民银行，做什么的？

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是管票子的。

龙向阳深知票子的重要性，看看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单位了，就点了头。

照说龙向阳对金融业务一窍也不通，人行行长这个位子，坐上去只怕有点烫屁股。但他坐得好，坐得稳当。业务不懂，那就多挖些业务人才过来。听说煤机厂有个昭市财校毕业的妹子，叫张风华，做账，打算盘，全县第一流。龙向阳跑了两趟，硬是把小张妹子要了过来。按说像这样的业务尖子，煤机厂怎么会放？张风华是业务尖子，这没错，但她一走，财务室就空出个位子，而厂长同志正好有个学财会的姨妹子快要毕业。此中关窍，龙向阳听得一清二楚，所以才跑得那么有劲。

小张妹子，真是人才，不但把自己的一身武艺带了过来，还向龙向阳推

荐了她的一个同学。此人叫赵人瑞,毕业后分配在种子公司,业务之强,还在张风华之上。只是性格有点清高,不爱往领导面前凑,很不对一把手的胃口,经常在会上被点名批评。龙向阳跟种子公司的一把手很熟,喝酒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,这样的人才,你不用,给我用算了。见他不吭声,他又说,你想想,小赵对象的舅老爷是县委宣传部部长,你犯不着得罪宣传部吧。你又不想用他,那就干脆开个欢送会,做个顺水人情,你看呢。

这位一把手思量了半晌,才鼻子哼哼地说,要不是看他舅老爷的面,我就把他卡在手里,让他上也上不得,走也走不脱。

龙向阳这么求才若渴,好名声立刻就传了出去,来荐人的把他家门槛都踏破了。但龙向阳坚持两条原则:一是要有真才实学;二是要能够带点用得着的社会关系。这两条,缺一条他都不爱答理。就说小张妹子,虽是他主动去要的,但事先也打听清楚了,小张爸爸是人武部部长,掌握枪杆子的。不过也不全是,也有部队转业回来的,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,还有跟别人搞交换对调过来的。龙向阳是个交换大师,轻易就把乡下两个侄子都交换到城里吃商品粮,让他乡里那一大家人都对他热乎得不得了,只要他一回去,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远戚也巴巴地跑过来奉承他。就这样,他人才也得了,人情也做在那里了,还不动声色以权谋私了两把,真是样样都做来了。

龙向阳这个行长,一开始当得像个生产队长。他身上流的就是生产队长的血。他爸爸、他爷爷,都是当这个的。他就是用管生产队的方式来管理人民银行的。大到重要的行政事务,小到行员的家庭纠纷,龙向阳都管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,从不准别人有异议。慢慢地大家都习惯了听他的,一点屁大的事都要仰仗他拿主意,最后搞得那些婆媳吵嘴之类的事也闹到他这里来了。龙向阳忙是忙了点,但他很乐意看到这种局面。他是上班带着大家搞业务,下班带着大家打字牌。龙向阳是字牌高手,十几岁就打起的,摸在手里就能算得出牌。但也有打输的时候,那时他也和大家一样,钻桌子。大家觉得龙行长虽然严厉,但是能跟群众打成一片,骨子里是很亲的。龙向阳又不注重修饰,夏天套件要旧不旧的老头衫,冬天就披件从部队带回的军大衣,还喜欢挽裤脚,经常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。这形象走出去,知道的当他是行长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社会闲杂人等。但龙向阳无所谓,就算到县里开会也是这种态势,在一帮衣冠楚楚的干部中格外打眼。

有一次开经济方面的会,县里忘了通知他。不久后,县里想帮造纸厂搞

笔贷款，龙向阳却顶住不放。开协调会喊他去，他屁股都不挪一下，并在电话里说，开经济工作会你们不喊我，要贷款你们就想起我来了。后来还是主管财政的熊克平副县长打电话向他解释，并批评了政府办的有关人员，龙向阳才慢腾腾地夹着个包上政府去。造纸厂的领导本来就窝火，现在又有县领导出面了难，心想你一个人行行长还摆什么谱？言语之间就不太恭敬。龙向阳当场就说了句，就你们这态度，想在我这里贷款，做梦，然后拂袖而去，到楼上找徐武芳喝酒去了。后来造纸厂的党组四个成员集体登门道歉，龙向阳理都不理。等熊克平给他打电话时，龙向阳就说，造纸厂我是不得给它贷，还有其他什么厂要贷喽？最后这笔款就贷给了卷烟厂。这件事后，不要说龙向阳，就算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干部，到这些企业去办事，都顺水顺风得很。大家都说是沾了龙行长的光，龙向阳听了，只是嘿嘿地笑。

到了一九九二年，全国燃起房地产热。龙向阳发动全行职工贷款，搞了两百万元到海南去炒地皮。对这事，他上心得很，跟县里另外一家单位合伙搞，并派了个业务尖子去那边当会计，自己也前后跑了五六趟，亲自看盘子，下资金。等赚了一笔后，他又坚持把钱收了回来。有人不理解，问他怎么不乘胜追击，他摇摇头说，你去那边看看就知道了，都是空中楼阁，不长久的。

这话说没多久，国家出面干预，很多人的钱都被套在那里，永世也收不回了。周边几个县的支行，全亏，就飞龙县支行的人钱包鼓起来了。钱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。对龙向阳，大家这一下是真的佩服到家了。龙向阳也昂然受之无愧，并马上拍板买了辆“奥迪”。结果去市里开会，其他行都是烂车一部，就飞龙支行的车乌黑锃亮地摆在那里。中心支行的领导看在眼里，把龙向阳找了去，说，老龙啊，连我们都还没有这么好的车，你一个人坐了，就不怕其他支行有想法。

龙向阳听了，很爽快地说，那就送给中支好了。中支领导见他如此通味，表扬了一番，并答应马上给飞龙支行配台“蓝鸟”。但据说他回来之后，关起门来大骂中支的领导是鸟人，红眼鸟。到底骂了没有，谁也说不准。

“奥迪”不让坐，龙向阳就向中支打了报告，说办公楼太旧了，要翻修一下。中支领导平白无故把人家的车收了上来，有点说不过去，不好再驳他的请求，大笔一挥就批了。这事，本来交给副行长就可以了，但龙向阳要亲自抓。不但亲自抓，他还表现出对房屋设计的热爱，把行里的大门修成了仿

古模式,大红柱子,明黄瓦。单位的墙头也通通配上明黄瓦。办公大楼外贴上瓷砖,四楼平台上建了一座仿古亭子。这么一搞,就是一百多万元。到底要不要这么多?行里的同志不好说,也不好问。反正龙向阳说好多就是好多,没人动过告状的念头。翻修完毕,人民银行多了个称呼:故宫。商业银行的人来办事,总是说,到故宫去。后来连徐武芳也知道了这个外号,对龙向阳说,你比我还雄一些,住在故宫里。龙向阳听了,嘿嘿地笑,十分之得意。

办公楼翻修过后,还没半年,龙向阳自己就修楼了。自家的房子,他却不去操心,让稽核股股长潘俊去搞。四层高的楼,害得潘俊掉了十几斤肉,龙向阳居然连句感谢的话都不讲。但潘俊毫无怨言,依然鞍前马后地为龙向阳跑腿,脸上的笑容也看不出是装的。过了两年,人行开始设总稽核,潘俊就被提了上去。再过一年,县里要设建行,龙向阳极力推荐潘俊去当一把手。消息传来,大家都说潘俊掉十几斤肉就换个行长,太值了。

潘俊走后,总稽核的位置就空了出来。论资历能力,有三个人可以当。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赵人瑞,一个是会计股股长孙建设,一个是稽核股股长江平。三个人,三把好刀,各有所长:赵人瑞是一支笔打天下,替龙向阳写文章写到《中国金融》这样的刊物上去了;孙建设,老会计,做账是一把好手,不管什么糊涂账,在他手里一过,就清清楚楚;江平就是龙向阳派到海南炒地皮的那位,最灵性的一个人,做事利索,和谁都不会红脸。这三个,很难取舍。龙向阳却在一夜之间作了决定,让当中最年轻的江平上。这结果,大家都觉得有点意外。但再想想,老龙这么做,很有道理啊——赵人瑞要是当了总稽核,也是行级领导了,那谁来替老龙写高档次论文了?孙建设,资格老,性格又有点桀骜不驯,在会计股长这个位置上,已经有点自作主张,再往上提,只怕连老龙的话也不听了。只有江平,资历浅,最听话,就算当了总稽核,还要老龙帮他压住那些不服气的人,绝对不会反水的。

任命书下来后,赵人瑞没说什么,依旧埋头写他的文章,孙建设却站在坪里对天骂了一阵。本来按龙向阳的性子,孙建设这对天一骂就得挨处分。但老龙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孙建设,也就没吭声。结果这一骂后,孙建设胆气愈壮,非但对江平爱理不理,连对龙向阳他也摆出一副打擂台的相。本来在费用问题上,行长说什么就是什么,会计股长只有做账的份儿。但现在孙建设总是用专家的口气告诉龙向阳哪项费用不能这么摆。让他调账,他又说哪里哪里违反了规定,中支查出来不得了。龙向阳不懂会计的,没办法和

他理论，只有两眼一鼓，说，反正不管你怎么摆，都要把钱给我报了。

见龙向阳说霸蛮话了，孙建设才慢腾腾地动手做账，嘴里还嘀嘀咕咕的。龙向阳有钱都使不顺手，心里憋了口气。但孙建设说到底还是元老，这么多年来会计股又搞得不错，动了他也不好。想来想去只有让主管会计的王庆生副行长敲他几下警钟。哪知道孙建设不买王庆生的账，白眼一翻，说，我还不知道做事，要你来教？搞得王庆生直摇脑袋。

这事一传两传就让外面的人知道了。有次龙向阳跟金融系统的几个头头在一起喝酒，喝到耳朵根热起来的时候，有人就拍着龙向阳的肩膀说，老龙啊，你现在越来越没用了，连自己的会计股长都奈不何。

龙向阳这一听，也不做声，喝完回来后，当晚就召开股长会议，免掉了孙建设的股长职务，把他发配到保卫股去守金库。孙建设还要吵，王庆生、江平他们都站出来指责他狂妄自大，不把领导放在眼里。其他人也有发言劝孙建设不要闹的，也有站出来给老孙提两条意见的，也有在一边冷笑的，也有心里叹息嘴上不做声的。反正没人出来帮孙建设的腔。孤掌难鸣，孙建设只有认了。冲出会议室的时候，他对龙向阳甩下一句话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就这么对我？

龙向阳马上回了一句，在座的哪一个没有功劳，有你这么自高自大，不把党组人员放在眼里的么？看着孙建设走出去，龙向阳对在座的说，当然了，对党组人员有意见都可以提，但不能像孙建设这样。

王庆生在一边说，他那不叫意见，叫牢骚。

其他人都不做声。

此后，龙向阳听到的都是正面舆论，心情愉快。跟徐武芳交流心得时他说，看来当领导的只有搞一言堂，不是你自己要搞，是那些不听话的人逼你搞的。凡是搞不起一言堂的，都是没卵用，迟早要被拱下来。

徐主任深表同意。

说完这话的第二天，经管股的唐光华和货币信贷股的罗剑去农行搞利率检查，抽到了前进路储蓄所。该所所长资格老，脾气大，跟孙建设有的一比。唐、罗二人刚出道不久，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，让储蓄所的人拿凭证出来翻。所长就把他们轰了出去，鼓着眼睛说，你们要查到别的地方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

唐光华和罗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，只有仓皇撤退，跑回来向江平

汇报。江平问他们,你们是不是态度不好?唐光华和罗剑猛摇头。江平就带他们到龙向阳办公室。龙向阳正在审查由他主编的《飞龙金融志》。这部书有三个字是他写的,那就是序言下面的签名。这三个字,让赵人瑞他们累死累活编了大半年。龙向阳正在享受某种成就感和权威感,江平却进来报告了这么一桩事,惹得他差点拍了桌子。但激动归激动,他还是很冷静地指示江平去把这件事调查清楚。不到一天,江平就把一份详细的报告摆在龙向阳桌上。当中记叙了江平和该所长的对话:

你真的说了不欢迎人行的人来检查?

我是不欢迎他们两个。

你真的要他们出去?

我是要他们出去。怎么啦,告诉你,老子做了就做了,你们要怎么样?

龙向阳边看边冷笑,然后打了个电话要农行行长周进喜马上来,说有急事。周进喜正在参加职工大会,说,晚一点吧。

龙向阳就在电话里说,现在你连自己的职工都管不住,还开什么职工大会喽。

周进喜没办法,发了言后就委托副行长主持会议,自己坐着小车过来了。龙向阳也不跟他多说,指了指桌上的报告,你看看喽。

越看眉头皱得越紧,周进喜最后苦笑道,这个人,脾气是臭得很,仗着自己资格老,经常在会上放冲天炮,搞得我们都不好做。

那你看怎么处理?

我让他写份检讨交到你这来吧。

我不想看什么检讨。这样的人,要是还当所长,我们人民银行的人哪还敢上门。我看你们贷款也不要来批了,结算也不要来搞了。

话说到这份上,周进喜叹了口气,说,龙行长,你放心,我回去就处理。绝不会让这种人影响我们两行之间的关系。

没想到该所长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,听到要撤他的职,马上就软了下来,在周进喜面前痛哭流涕,请求行党组再给他一个机会。周进喜说,你跟我说没用,要说到人民银行去说。

该所长请人用毛笔在张大红纸上写了份检讨,带到人民银行去。没想到门卫得到指示,把他从大门口轰了出去。最后是这个所长的爸爸找到龙向阳,当场下跪,请龙行长放他儿子一马。龙向阳很客气地扶他起来,说了

句,他要是像你这么老成就好了。

老人只是怯怯地笑。龙向阳保证他会公平处理的,要老人不要操心。第二天,该所长还是被免职。农行又摆了一桌酒,请龙向阳、江平和受了委屈的唐、罗二人过去,极尽赔礼道歉之能事。龙向阳喝得高兴,初步同意放农行五千万的再贷款,具体事宜以后再谈。双方皆大欢喜,只有被免职的原所长想不开,喝闷酒喝得烂醉,夜里走在路上被部车子撞死了。

龙向阳在外面耍狠,在行里威风,简直是通吃飞龙县。但屋里有三个人,他摆不平。一个是他的儿子。儿子长得跟龙向阳有七分像,但很遗憾,是个白痴。十六七岁的人了,还要喂饭。见到行里的漂亮女打字员章萍就流着口水笑,然后去搂,吓得章萍满楼地跑。奇怪的是,龙向阳又喜欢带着这个白痴儿子抛头露面。上次中心支行的万大同行长下来巡视,龙向阳硬把自己的儿子往万行长面前推,声明这是我的儿子。他那儿子傻呆呆地笑,搞得老干交际的万大同不知道怎么做,只有呵呵地笑,连连点头。大家目睹这一幕,便在私底下说龙行长心里有个结,他生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,甚至不愿意承认他的儿子是个白痴。是啊,精明强干的龙行长怎么会有个白痴儿子呢?

在这事上,大家都有点同情龙向阳。但龙向阳的老婆王铁梅就从不同情他。自从知道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利后,王铁梅就再没对龙向阳有过好脸色。王铁梅年轻时是县里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骨干,经常跳忠字舞、唱《红灯记》,并对那一时代无限缅怀,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都还宣称生是革命的人,死是烈士,让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,同时不知道她置龙向阳于何地。王铁梅也没觉得这话说得有什么不对,照样剪着个男人头,穿着黄色的女式军上衣,腰杆笔挺地在行里出没;动不动就口气很硬地命令这个,支使那个。江平当了总稽核,已经是行级领导了,她还是小江小江地喊。好在江平脾气好,总是笑嘻嘻地应着。有时连龙向阳都看不过眼,要她回去搓麻将看电视。王铁梅眼睛一鼓,她说,那是资产阶级一套,我不感兴趣。

硬是拿她没办法,龙向阳只有在会议上自我解嘲地说,评模范家庭,我目前是没有希望的。但大家充分体谅龙行长的难处,到了年底,还是给他评了个模范家庭。龙向阳拿他老婆跟儿子没辙,把一腔威严全倾泄在他女儿龙素云身上。龙素云在商业局工作,脑子倒还正常,经常坐在办公桌上高声说笑,颇有女中豪杰的风范。她读高中时跟一男同学谈恋爱,被龙向阳知道

了,吊起来打。龙向阳又施展手腕,硬是逼那个男的从县一中转回乡下中学。龙素云性格之倔不在龙向阳之下,也不哭,也不闹,只是经常偷偷地跑到乡下去。她后来读完大学,分配到商业局,就跟那个男同学结了婚。婚礼上没看到龙向阳的影子。那一年,龙素云连过年也不回来。两父女一直就这么僵着。连龙素云生了个儿子,龙向阳也只是说了句,那是替别人传宗接代的。

龙向阳一生不肯向人低头,上面的领导对他就有忌讳。那年中心支行要从下面提一个人上去任副行长,龙向阳是候选人之一。本来论能力论业绩,公认他是第一。但最后还是选了别人。为什么不选他?上头连个理由也不说。龙向阳也不去问,照样喝他的酒、打他的牌、耍他的手腕。只是中支开会,他经常托病不参加。见他这个态度,上头就给他搞了个副处级,结果他就成了昭市地区唯一在任的副处级支行行长。对这种虚名,龙向阳根本没放在眼里,在背后说,以为我是三岁小孩,给颗糖吃就没事了。此后他一趟一趟地往省里跑。第二年昭市组建城市商业银行,龙向阳就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副主任,实际上主持全面工作。临走时他还忙里偷闲办了次酒,在大发宾馆开了六十桌,上至县委常委,下至社会老大,都亲临祝贺,堪称盛况空前。连对他一向不满的保卫股股长胡伟也点着头说,确实是三教九流,路路通。在众人的围拥下,龙向阳的刀条脸上放着光彩,在灯下显得有点异样。

筹备商业银行,龙向阳可是投入得很,一个人瘦了十多斤。只是精神很好,走起路来脚底生风。半年中,他回过飞龙支行几次,每个股室都去转了一下。虽然不是行长了,但虎威仍在,就算对他不满的人,也是起立让座,陪着笑听他得意地宣称全国这一批城市商业银行,就数昭市的组建工作最快。大家都注意到他身上的大路货已经鸟枪换炮,从头到脚清一色“金利来”。这在别的领导,不算什么。但龙向阳过去是出名的不修边幅,走出去别人都以为他的司机是领导,他是跟班。所以这次转变,格外打眼。大家就笑龙行长毕竟是市里领导了,洋气多了。龙向阳颇有感慨地说,人是要享受一下,不要舍不得。

龙向阳去昭市这么久,王铁梅看都没去看一下,更不用说留在他身边洗衣做饭。但龙向阳显然过得很滋润。据说他身边有个女人在服侍。大家就都叹服,说龙行长样样都搞到手了,真是划得来。这叹服没过一两天,检

察院一部车子开进飞龙支行,把江平带走了。接着龙向阳也被从昭市请了下来。两个人是分开审讯:江平在飞龙;龙向阳,检察院考虑到他在本地势力太大,怕受干扰,就带到邻近的小梁县审问。事情很快就清楚了:在海南炒地皮的时候,江平跟合作单位的会计私分了三十八万,两人各拿九万,各自的领导一个给了十万。大家一个个都是做惊诧莫名状。行里专门派车去小梁县那边看龙向阳。龙向阳两个颧骨更加高了,估计是吃了不少苦头,但依然不倒架子,口口声声说市里领导会出面的。但领导们没有出面。有人就猜测把龙向阳搞下去是市里某个要人的意思,不然何解连徐武芳也只是摇头叹气,没敢插手。审讯完了,检察院把龙向阳带回来,准备上诉。车子经过飞龙支行时,龙向阳的一家人都在大门口等着。王铁梅照旧板着脸;他的白痴儿子仍是嘿嘿地流着口水笑;只有龙素云面露悲戚之色,把才一岁的儿子抱给龙向阳看。龙向阳摸了摸外孙的脸,往后面一靠,闭上眼睛,两行泪就流了下来。

王庆生在一边看到了,轻轻叹了口气,又微微摇摇头。

编号:002

姓名:王庆生

龙向阳走人后,接他脚的是王庆生。王庆生是个高中生,矮瘦矮瘦,额头上刻着密密的抬头纹;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够有个正科级到手,他真的是心满意足之极。但王庆生是个张扬不起来的人,仍然摆出一副苦巴巴的样子,皱着眉头,背着手,在行里面走来走去。瞥见车库门没关好,上去推一把;看到地上积了一摊水,就把门卫喊来训几句,吩咐扫掉,似乎他还是那个分管内务的副行长,并没有扶正。他是个很谦虚的人,在会上表示自己能力远不如龙行长,并历数了龙行长的种种过人之处:比如在党组会上本来已经研究决定好的事,在开大会宣布时老龙又会临时突然改变;又比如善于抓大放小,行里一切琐事比如大搞卫生组织灭鼠,都推给他王庆生,从来不过问,就连职工要求加工资调岗位,也是很豪爽地一挥手,要他们去找王行长。结果职工缠着王庆生不放,连吃饭时间也泡在他家里磨他。王庆生又根本不能决定这些重大问题,只有好言相劝。职工不听,最后搞得双方脸都青起来,不欢而散……

王庆生在台上讲这些的时候,大家听得出奇的认真,目光都聚焦在他那干枯的瘦脸上,心想,王行长,不容易啊。等到王庆生追述完前任的德政,开始宣讲自己的施政计划时,底下的人就开始分神了,有的看报纸,有的讲小话。王庆生重重地咳嗽了好几次,都无法起到根治之效,也就只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。

王庆生,确实不容易。做龙向阳的副手,十多年啦,只是一个字——忍。就算满肚子怨气,也是关起门来独自消受,绝没有和龙向阳对着干的勇气。

龙向阳最欣赏的大概就是他这一点，所以十多年来，王庆生这个位子坐得牢靠得很，想让贤都不行。

在单位忍，在家里还是忍。他的老婆是从农村带出来的，大脑壳、眯缝眼、发乱如草，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侍候煤棚里的一大群鸡，兼带盯王庆生的梢。王庆生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和人商量事情，门无声无息地被推开，探进一个大脑壳来，目光在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刮了一轮，确定没有其他异常情况，就很扎实地对着屋里的人一笑，又缩了回去，消隐在被顺手带上的门后面。

王庆生很窝火，却又不便当场发作，只有回去后跟他老婆说，我把窗帘打开，你要看就在窗子上看，要得么？但下次门还是无风自开，静悄悄地探进一个大脑壳。王庆生回去就摔碎了一只碗。他老婆马上竖起两道眉毛说，你欺负我矮是不是？窗户那么高，我怎么看得到？王庆生这才想起下面那层窗户是毛玻璃，至于上面那层清玻璃，他老婆恐怕要搬条凳子来才能抵达，顿时无语，叹了口气后把碎碗片收拾了起来。好在同志们很懂味，每当在王庆生办公室遭遇到此情此景，只不过是王夫人笑笑，或者装做没看到，继续谈工作。

其实对王夫人，大家也很能理解。五六年前，王夫人还只是关注她的鸡，对庆生同志放心得很。只是有次行里组织大家去井冈山参观学习，王庆生可能是因为到了革命圣地，兴致颇高，跟办公室的陈丽照了几张合影。陈丽能歌善舞，长得甚是白净丰腴，比王庆生还高半个头。这照片一洗出来，王庆生穿着中山装，双手贴在裤线上，呈立正姿势站在那里，被穿着时尚的陈丽衬托得老气横秋，活脱脱一个出土文物。看到这照片的人几乎都想放声大笑，但碍于王庆生在一边，只有拼命忍住，在肚子里闷笑，结果差点把肠子都绷断。但有一个人绝无笑意，那就是王庆生他老婆。本来王庆生是把照片收在办公室抽屉里的，并没有打算带回去让他老婆欣赏。但不知道是哪个嘴巴快的人告诉王夫人有这回事，这婆娘马上长驱直入副行长室，对着王庆生叫道，拿出来！

王庆生正在看文件，没反应过来，说，拿什么？

你讲拿什么？

王庆生实在有点火，一拍桌子，说，你到底要拿什么？

他老婆往地上一坐，嚷道，好啊，你和野婆娘照相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